



聊博一笑打油詩 通俗談諧諷時弊

清人李伯元在《莊諧詩話》中記載了乾隆皇帝一個賞雪的故事。那日，乾隆見雪後初霽，景色幽美，金碧輝煌的皇苑，竟成了粉妝玉琢的水晶宮。他一時興起，吟起詩來。吟了幾首，意猶未盡，可惜身旁隨駕的只是幾個太監，並無翰林大臣。

他為了不負自己的雅興，遂鼓勵幾個太監各賦一詩，佳者有賞，也好湊湊熱鬧。幾個太監當然作不了詩，只好拚命求饒。在討價還價後，得一折衷辦法，就是四人用聯句方式，合力共創一詩。首先，一位最年長的太監被指定起頭作第一句。他委委屈屈地左顧右盼，突然抬起頭吟道：「黃狗身上白。」

第二位太監倒也反應敏捷，立即接着道：「白狗身上腫。」乾隆笑得前仰後合，直搖頭說：「俗不可耐！俗不可耐！」目光剛巧投向遠處雪景，第三位太監像受到啟發，也即吟道：「回頭看起來。」

乾隆等了半天，也沒有人可以接上。這時，一個拿着掃帚竹籬，負責掃雪的小太監跪前奏上一句：「江山一籠統。」乾隆重吟此句，覺得今次是出來賞雪，詠雪是主題，而天下一統，是大好意頭，倒覺得小太監聰明伶俐，所以也有打賞。

皇上命太監賦詩聯句之事，翌日就傳遍京城，立即有人繪影繪聲地記入書冊裏。不過，事件是

否真實？詩又是否真？原來據明朝人楊慎的《升庵詩話》所記，唐代人張打油早就有一《雪詩》相似，全文是：

江山一籠統，井上黑窟窿；
黃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腫。

看起來，兩首詩大部分相同，內容不必深究，而兩者都是俚俗之語，全無詩味，唯有滑稽可笑，聊博一粲。既是「詩借人傳，人以詩名」，後來的人就因這首詩的作者叫張打油，大家就戲稱這種詩叫「打油詩」，並作為一種詩體，一直流傳下來，成了文壇、民間、小說中的話題。

「打油詩」，在《辭海》和《辭淵》都立有條目，介紹它雖然不太講究格律，也不注重對偶和平仄，但一定押韻，亦通常是五字句或七字句組成。它常被用來對社會百態作出嘲弄及譏諷，也可以作為謎語。內容和詞句通俗詼諧，要求的文學知識和典故不多，便於普通人口耳相傳，也是對生活的一種抒發。

「打油詩」創作起來較易，便於廣大群眾接受和記憶，亦較易於社會中流傳散播。張打油既是這種詩體的開山祖師，自有一些故事關於他。明人李開先的《一笑歌》便記載了一段故事。

一天，一位參政官員見議政廳的粉牆上寫了一首詠雪的詩，詩文是：

六出飄飄降九霄，街前街後盡瓊瑤；
有朝一日天晴了，使掃帚的使掃帚，使鋤的使鋤。

讀到最尾兩句，參政大怒，問是何人膽敢在他的議政廳粉牆上寫上如此粗鄙庸俗之句，要差役立刻將人捉拿。不久，差役帶來了張打油，指詩是他寫的，可治他的罪。張打油當然否認，並說可考考他，以證真假。

當時正值南陽軍情緊急，南陽守備派人來求救。參政遂命張打油以此事為題，賦詩一首。才思敏捷的張打油即脫口說出第一句：「天兵百萬下南陽」，參政聽了，覺得很貼題，也很有氣勢，或者怪錯人了。怎知張打油一口氣的將下面幾句說出：「也無救兵也無糧；有朝一日城破了，哭爺的哭爺，哭娘的哭娘。」

這輪到參政哭笑不得，也欣賞他的才情和機警，就放了他。

李開先和其他的民間傳說都記下一些張打油的「打油詩」，而乾隆命太監聯詩，未必屬實，可能只是文士一時打趣，或穿鑿附會來湊湊高興。有時一些「打油詩」也有諷刺時弊之作用，有時又嬉笑怒罵，以幽默手法來作批判。

乾隆喜歡詩詞，自古帝王無出其右，而其中不乏



◆ 香港故宮館早前展出乾隆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。

資料圖片

「打油詩」，例如一次有一翰林答錯了，把作為祭祀鎮邪的神僧「翁仲」寫作「仲翁」，乾隆就作了一詩來幽他一默，詩曰：

翁仲如何說仲翁，十年窗下欠工夫；
從今不許為林翰，貶爾江南作判通。

此詩的確每句都故意有個名稱顛倒誤寫，頗具幽默感，只是那位被貶為通判的翰林，就一點也笑不出了。自古至今又確實有很多文學著作，或民間傳說，均對時事、社會和政治，以「打油詩」來作出一些批判，頗能諷刺時弊，又發人深省的。

◆ 雨亭（退休中學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文苑英華

駱賓王巧布局 檄文振聾發聵

《古文觀止》收錄了駱賓王的《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》，清人過琪讚譽它寫得「聲光奕奕，山嶽震動」。

駱賓王，與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合稱「初唐四傑」，是唐初文壇的一股生氣。可是，這四人皆「莫以福壽自衛」，像駱賓王雖然少有才名，但卻命運多舛，中晚年因事入獄，出獄後又因《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》而開罪武曌，最後更是不知所終，消失於歷史時空。

至於此文主角之一徐敬業，乃唐朝開國功勳李勣之孫。原名徐世勣的李勣因隨高祖、太宗開國有功，故賜姓「李」。其孫李敬業在武曌奪權後，以勤王救國為名，起兵反武。據《資治通鑑》載，武曌得知李敬業造反，即「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，發家斫棺，復姓徐氏。」因此，李敬業變回徐敬業。而前文不斷提及的「武曌」，即是我們常說的「武后」武則天。

《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》是一篇檄文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把「檄」和「移」放在一起討論。二者雖然都是有責難之意，但「檄」多用於對敵人聲討，故此文辭一般較為尖銳。世有謂「三大檄文」，分別是《隗囂討王莽檄》、《為

袁紹檄豫州文》和《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》，無不是振振有聲，歷數敵人之無道。

駱賓王在檄文的第一句即一語中的，把武曌的「不正統」指點出來——「偽臨朝武氏者」。而且，為了進一步貶低敵人，打擊敵軍士氣，駱賓王更使出人身攻擊的手段，把武后早年的隱私悉數羅列：武后本不是善良之列，而且出身卑下。昔年作為唐太宗之姬妾時，便藉更衣之機得以侍奉太宗左右。後來，又不顧倫常，與太子（後來的唐高宗）李治有苟且之事，「穢亂春宮」。

駱賓王左一句「狐媚惑主」，右一句「豺狼成性」，盡可能用負面之手段，抹黑武后的形象，指斥其行為「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」。

作為「初唐四傑」之一，駱賓王文筆固然流麗，而其文章布局也是巧奪天工。在徹底擊潰武后之形象後，他馬上調動節奏，反過來書寫徐敬業之仁厚。第一，強調徐敬業乃「皇唐舊臣」，開國功臣之後，世受皇恩，故此今日仗義起兵。第二，又以微子啟、桓譚之憂，指出徐敬業與一眾忠

臣義士一樣，不忍國家蒙塵。此番用意，正是要用武后的「包藏禍心，窺竊神器」，反襯徐敬業的「氣憤風雲，志安社稷」。

罵完武后，讚了敬業之後，駱賓王便誇大了己方實力，指黨羽「南連百越，北盡三河」，「鐵騎成群」，兵多且糧廣，意圖進一步摧毀敵方士氣。

最後一段，更加精彩。駱賓王用呼籲的口吻，請皇室姻親、功臣之後，不要忘卻先帝之恩，「共立勤王之勳」。駱賓王聲淚俱下，告訴天下「一杯之土未乾，六尺之孤何託？」（即「先帝之墳土還沒乾透，其子已無所依託」）。而全文最後兩句，更是高潮之所在——「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誰家之天下！」。駱賓王用擲地有聲的事實，迫令天下義士面對現實，共為唐室起義。

清人李扶九說「凡檄文體，申明大義，歷數其罪而討之」。觀乎《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》，其不單申明大義，更能調動人心，讓這一篇檄文以波瀾壯闊的節奏直指人心，無怪乎被人譽為古往今來「三大檄文」。

古文解惑

隔星期三見報

只畏偽君子 不怕真小人

現存明代洪應明的《菜根譚》，主要有兩類版本系統，一類是由日本傳回國內的明刻本，共分前後二集，共計360條；另一類是國內流行的清刻本，分為上下兩卷，又列「修省」「應酬」「評議」「閒適」「概論」五個部分，共計408條。明刻本年代相對較早，似應比清刻本近真，惟兩者主旨一致，不妨互作補充。如明刻本《菜根譚·前集》第九十五條曰：

君子而詐善①，無異小人之肆惡②；君子而改節③，不及小人之自新。

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之辨，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。不論哪個時代，人們總嚮往自己能成為君子，不做小人。然而，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究竟何指？內涵如何？

最初，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只是社會地位和身份的一個象徵，君子是有地位有身份的君王或貴族子弟，小人則指社會地位低微的平民百姓。《詩經·伐檀》有「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」句，表面意思是「那些尊貴的君子啊，總不會無功白吃閒飯啊」，實際卻是一種反語諷刺，全詩謂平民不滿自己時刻辛勤工作，而所謂君子竟可不愁衣食、不勞而獲。

後來到了春秋時代，在孔子強調的道德教育下，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已不再像從前那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，而轉化為道德水平的標準，道德高尚的稱為君子，道德水平低下的則是小人。孔子在《論語》中提出了許多有關君子與小人的論辯，如〈里仁〉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〈為政〉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當中君子與小人的分別，都與其身份高低無關，而只重在道德的水平。隨著儒家思想興起，此一理解也漸成為傳統定說，「君子」與「小人」變成了道德高下的代名詞。

不過，世上沒有完美的人，君子與小人，也一樣會犯錯，最重要是犯錯後的態度如何。例如，孔子在《論語》中屢屢稱譽顏回，認為他是一位好學的君子，具有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的美德。所謂「不貳過」，意思是不會重複犯錯；從反面言，這正說明君子其實也一樣會犯錯，只是他們犯錯後會自我反省，不會一錯再錯，更不會遷怒及諉過於人。

相反，小人犯錯，便未必會輕易改過。例如在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中，有一位出名的昏君——晉靈公，《左傳》作者起篇即直書「晉靈公不君」，指責其因熊掌煮得不夠熟就隨便殺害廚子，殘暴不仁。大臣趙盾與士季一再勸諫，請求君主改過向善。晉靈公承認自己有錯，表示：「吾知所過矣，將改之。」士季深受感動，於是說出了以下這句流傳千古名言：「人誰無過！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可惜，承諾改過的晉靈公最終食言，還派出殺手，企圖刺殺屢次進諫的趙盾。

不過，所謂的正邪善惡，道德高下，從來都只是一種相對概念。小人如果願意改過自新，則其向善之心念，實亦與君子無異；君子如果虛偽詐善，則其奸險惡念，證明其本身亦不過是個卑鄙小人。佛家言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」，同理，善惡得失，君子小人，亦不過在乎那當下念。

那麼，人為何會棄善向惡？清刻本《菜根譚·評議》曰：「君子好名，便起欺人之念；小人好名，猶懷畏人之心。故人而皆好名，則開詐善之門。使人而不好名，則絕為善之路。此識好名者，當嚴責君子，不當過求於小人也。」說明君子迷失本心，淪為小人，往往是由於貪戀名位而起。《老子》第二十八章曰：「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」《孟子·離婁下》亦云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，明道的古代賢者一再強調守持本心的重要，值得我們細嚼玩味。

譯文

君子如果欺詐偽善，就和肆意作惡的小人沒有區別；君子如果改變節操，那還不如一個悔過自新的小人。

註釋

- ① 詐善：偽善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詐，偽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詐，欺也。」
- ② 肆惡：肆意作惡。肆，放縱。《玉篇》：「肆，放也，恣也。」
- ③ 改節：改變節操。節，志氣，操守。

◆ 謝向榮教授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

思辯任我行

留意基礎邏輯 分辨條件關係

辯論需要一樣很基礎但很重要的能力，就是「邏輯」。這是一種對辯題及立場建立有效論證的能力。由於「邏輯」很基礎，往往在辯論學習中沒有得到足夠認真重視，使得很多有經驗的辯員，反而會犯上邏輯錯誤。

要學習邏輯，筆者一般建議從結構簡單的「實然型」辯題入手，因為這類辯題撲實無華，不需要太複雜的知識量，使當中的邏輯問題可以更易呈現及探討。今天用作參考的比賽辯題即為例：「偉人是天生的。」

這種「A是X」類型的辯題，第一步就是定義。定義的作用在於界定邊界。例如比賽中的正方，對於「偉人」（A）的定義是「對全體人類或所屬界別作出創造性貢獻的人」，他們還特別作了一個概念區分，分辨「偉大」與「成功」。例如一個人獲得成就，只能算是「成功」，要稱得上「偉大」，需要創造性、突破性的成就，例如愛因斯坦與一般有成就科學家之間的分別。

另一個重要的定義是「天生」

（X）。正方將此定義為「天然生成，不受人為控制而改變的因素」，在這個定義的範圍中，除了「天賦」外，「環境」、「時勢」也被包含其中。

對於這個定義，反方應該是要反對的，可惜在這場比賽中，反方對定義的攻擊不太有力，可能他們也沒有預料到正方會採取如此進取的定義。

先天因素亦可受控

要反駁正方，其實可以針對其中「不受操控」的說法，因為辯題中的「天生」，是指「先天」，與「後天」相對。這組關係與是否「受控制」是不相關的。「後天」因素中，也有「不受控」的部分，相對地，「先天」因素中，也可有「受控」的部分（如透過基因科技）。因此正方的定義是有「偷換概念」之嫌。

這條辯題的「邏輯」並不是簡單的「A是X」，而是A與X之間的關係，即是「偉人」與「先天」之間的關係。在辯論時，我們會發現大家爭論的是

「天生」的因素是否成為「偉人」的「條件」，兩者之間是條件關係。

例如正方認為「偉人」不同於一般有成就的人，需要獨特的「天賦」作為條件，沒有「天賦」難以成為偉人。相對地，反方認為只是有「天賦」並不足夠，有天賦的人還需要遇上相應的環境、加上高尚情操（如不屈不撓），在多項條件互相配合下，才可成為偉人。

正反雙方的兩種推論，都看似合理，但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立場。這是由於雙方提出的條件是兩類不同的條件。在上述的例子中，正方提出的是「必要」條件，即是「沒有X，就沒有A」（沒有「天生」因素，就不能成為「偉人」）。反方提出的是「充分」條件，即是「只有X，也不足以有A」（只有「天生」因素，不足以成為「偉人」）。在辯論時，我們要分辨清楚這兩種「條件」邏輯。

比賽片段：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XkbVJE0f9Yw

◆ 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